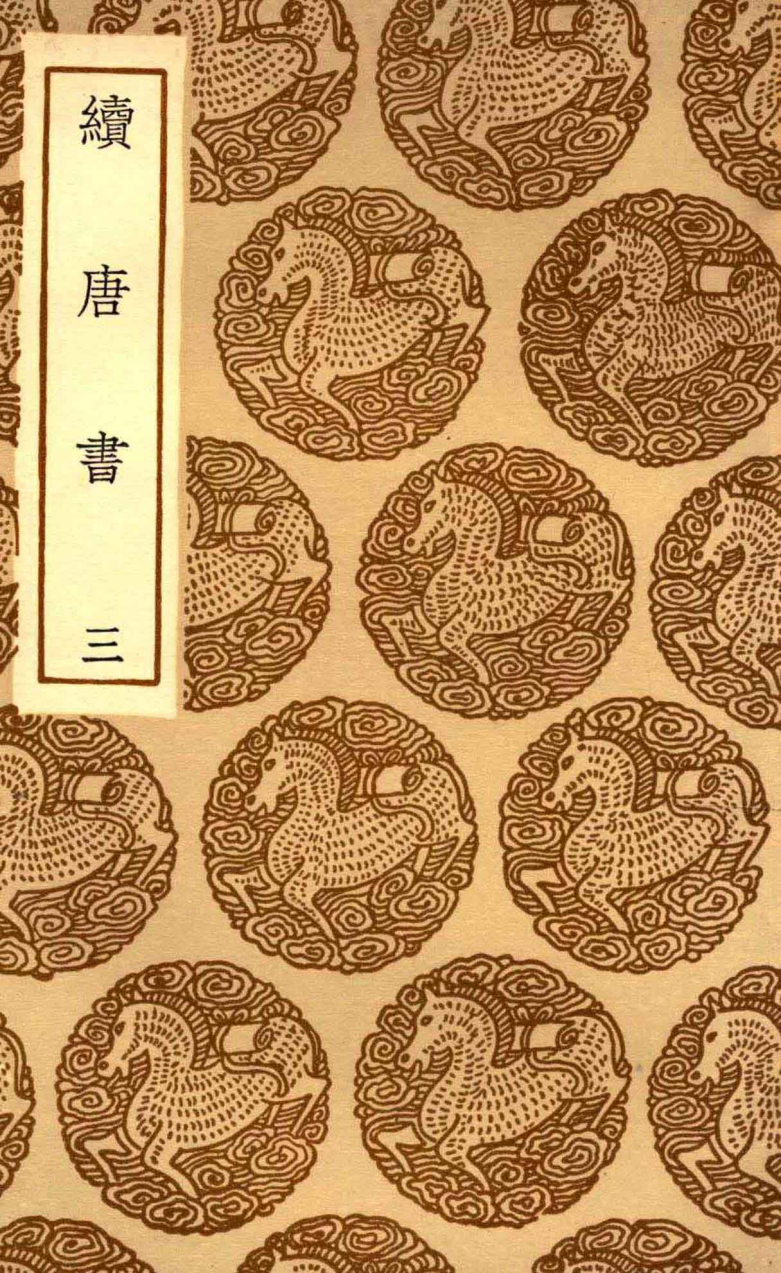


續

唐

書

三



續 唐 書
(三)

陳 鱣 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續

撰者

陳

鱣

唐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三冊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書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謝雨東沈抱秋王模)

榮

續唐書卷四十四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同州人。父瓚，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兵亂，革避地中山。王處直辟於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莊宗在魏，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召爲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除拜官吏，每失其序。常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時初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以其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革說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諫言。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爲人所刺，遂改他官。革請說子濤爲宏文館學士，說請革子昇爲集賢院學士。交致阿私，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不以朝政爲務，惟事修煉長生之術，常服丹砂，嘔血數日幾死。莊宗崩，革爲山陵使，及升祔歸，不出私第，專俟旆鎮，數日無耗。親故促令入朝，安重誨詬之於朝，曰：「山陵使名銜尙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意謂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澈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任圜、鄭珏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

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天成二年詔陵合二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天復末程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避亂燕趙衣道士服游諸侯間豆盧革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二人皆名族知舊因共薦之爲河東節度判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於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以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登極議擇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名族當相乃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卽乘肩輿騶道喧沸莊宗聞其聲詢左右則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事不可圜不言而退馳告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父茂宏爲西河令。有子五人。圖、回、團、圉。皆有風采。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圖。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典兵晉陽。與圜游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梁兵築夾城圍潞州。嗣昭危甚。問圜去就。圜勸其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破梁夾城。聞圜爲畫守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奉使往來辨釋。得以相安。圜之力也。從戰胡柳。擊敗梁兵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常山之役。嗣昭爲帥。歿於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後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大軍危迫。圜麾騎進攻。多所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焉。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尙書。兼眞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改行軍司馬。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尙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蜀平。署圜黥南節度使。懇辭不受。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魏王遣圜將三千騎。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遇害。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豆盧革。韋說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而推崔協。重誨亦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重誨卽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人物。爲人所賣。崖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陛下慎勿誤加採擢。相此不知書人。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再審。然吾識易州刺史韋肅。乃名家子。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

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休於殿廊。孔循不揖拂衣去。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圓。二則任圓。圓乃何人。圓謂重誨言。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忌能巧沮。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終以循言爲信。未幾。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位。人多嗤之。圓與重誨交惡自此始。圓與重誨會於私第。出妓善歌。重誨欲之。圓不許。二人嫌隙益深。先是使臣食券皆出戶部。重誨請自內出。圓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辨於御前。聲色俱厲。明宗退朝。宮人問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前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終自內出。圓益憤阻。遽求罷職。乃除太子少保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叛。重誨誣圓連謀。遣人矯旨賜自盡。圓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閔帝卽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師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爲兵。鳳懼。髡爲僧。依帥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用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莊宗取鄆州。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及卽位。拜鳳中書舍人。改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父。命鳳作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宰相任圓爲安重誨所傾。賜圓自盡。鳳哭謂重誨曰。任圓義士。豈肯謀逆。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答。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

中所賜已數千緡。聞碎乃止。天成四年，拜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長興中，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未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於家。疾篤，自筮投蓍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三月卒。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少沈靜好學，能鼓琴，弱冠通諸經，尤精左傳。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掌書記。及卽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鄴，定州王都來朝，乃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於東都爲卽位壇於鞠場，於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汜水、魏繁陽，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未成。莊宗怒，命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尙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倖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

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聞變出奔忻州。旣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賜死於晉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蕭希甫。宋州人。爲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使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置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數。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草說嘗沮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并有寶貨。有司推勘。惟破斧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粟帛。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

褊而譟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朝廷將有事於南郊。羣臣習儀於殿。宰相馮道候班於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起。因大詬罵。託疾還第。未幾。坐告李筠事。貶嵐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劉贊。魏州人。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玘每食肉。而別置蔬食飯贊。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勤學問。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嚴巡官。莊宗入洛。租庸使孔謙表贊爲鹽鐵判官。天成中。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能干以私。未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人。動多輕脫。阿意順從。惟贊從容諷諫。必獻嘉言。秦王嘗令賓客賦詩於坐。贊以師傅。恥與羣小爲伍。勉強操筆。終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戒典客。贊至勿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絕交。而秦王果敗。或言贊止於奪官而已。乃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天子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僅奪官者乎。倘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敕。長流嵐州。卽時赴貶所。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而卒。年六十餘。

何瓚。閩人。唐末舉進士及第。爲人明敏。通吏事。外若疏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初。辟爲判官。每出征。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及莊宗登極。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

有舊。天成初，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授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已有二志，以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卽奏季良遂改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軍，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繩之以法。知祥意不樂，及瓚爲司馬，知祥勉待以禮。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改爲宗爽，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業農。全義少役於縣，爲縣令所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尙書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爽死，事其子仲芳。仲芳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後二人有隙，全義襲取河陽。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遣兵助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梁遣兵擊敗罕之。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由是德梁出己，盡心竭力，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民賴其利。朱全忠劫昭宗東遷，繕理府庫，皆全義助之。全忠兵敗，修縣道，病還洛，遇暑，避全義家旬日，迫淫其妻女。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全忠。全義戒之，以謂恩不可忘，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全忠者，全忠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辨，遽入見，厲聲曰：「宗爽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年，開荒闢土，拮拾財賦，助創業。今衰朽已無能，而疑之，何也？」全忠笑曰：「我無惡意，姬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及莊宗滅梁，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賜盡歡，命皇子

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時所名，復其故名，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固。先是天祐十五年，朱友貞自汴趨洛，將祀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祀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二月，郊禋禮畢，改封全義爲齊王。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初，莊宗欲掘朱全忠墓，剖棺戮尸。全義謂梁雖讎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洛陽監軍常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常在巢賊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百姓苦之。同光四年，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間諜，端居私第，以全義言，乃遣明宗討之。及聞變，以憂懼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忠肅。

述曰：革，程胄本舊族，名著新朝。論其生平，革較程爲勝。乃見嫉權臣，無所逃命，是可憫已。園有濟世之才，鳳能直言極諫，憲及希甫守正不阿，贊、瓚亦明通有識，可以謂之良臣。至若全義，乃無恥之徒，而實錄敘以爲名臣，舊史稱以爲良玉，何哉？

續唐書卷四十五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幽州人。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轅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攻，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勇敢善騎射，好學，喜爲詩，與人唱和，自稱薊門劍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用事，思同頗不平。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之曰：料伊直擬沖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所爲詩皆類此。性慷慨，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立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耶？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驛鄰帥言姦臣乘先帝疾病，謀害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以五弦

技謁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向背。所得潞王書檄。雖已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及所使郝詡等送京師。閔帝嘉其忠。授鳳翔行營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城中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夷者衆。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軍士齊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入西門先降。思同未之知。猶督戰。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奔潼關。潞王引兵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以獻。潞王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潞王媿其言。乃殺之。

姚洪。本梁之小校。嘗事董璋。後歸莊宗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廁中。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備禦旣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爲健兒。我遇汝甚厚。奈何相負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婦馬糞得一櫟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鎮帥。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令軍士十人剖其肉。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爲廳直軍使。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加檢校工部尙書。長興中。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時契丹

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不敢南牧。邊人賴之。石敬瑭反。詔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入。敬瑭大敗。尋爲所圍。末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甚遠。而圍兵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營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之者。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將楊光遠勸敬達降。敬瑭敬達不可。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曷殺我而降。光遠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康思立。晉陽人。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攻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天成中。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反於鳳翔。閔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家屬。未及而潞王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潞王前鋒至城下。呼曰。西兵七萬已奉新帝。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皆解甲。思立亦出迎。末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末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駕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思立因憤激以疾。

卒。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秦王謀以兵入宮朱宏昭馮贊等皆謂不可義誠獨持兩端及秦王旣誅明宗晏駕閔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兵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於潞以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謀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潞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新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斬於興教門外夷其族

朱宏昭太原人祖孜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於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宏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宏昭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遷左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內院使鳳翔節度使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甚恭延至府署使其妻妾侍飲重誨酒酣具言所以讒間之端宏昭卽奏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